

古寺名剎

杨美煊

著

陸續



古囊名刹

杨美煊 著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张 12 插页 162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

ISBN 7-80562-557-3/G · 27

定价：16.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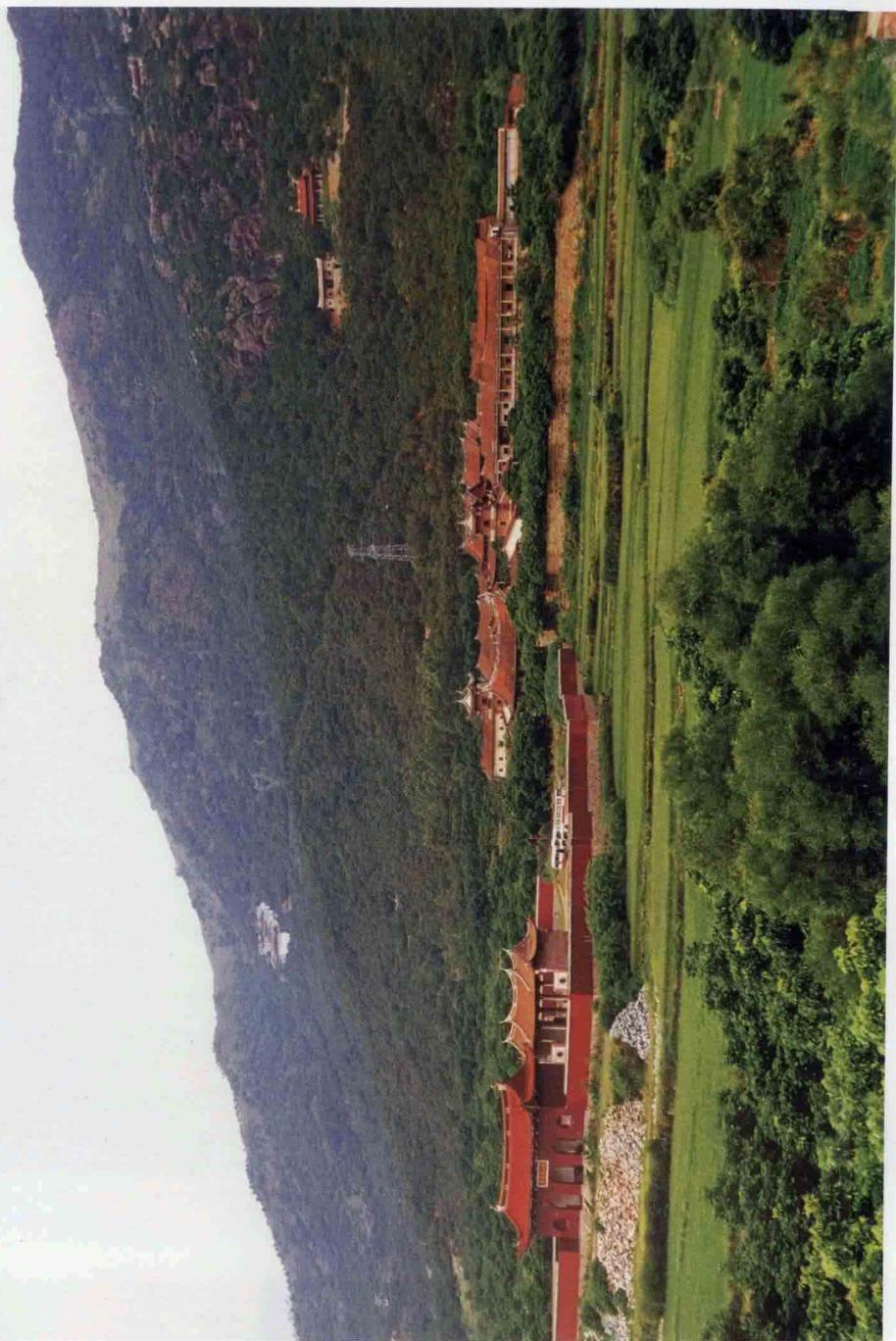


唐代开山祖师妙应塑像

许道静 摄

古 裳 全 景

许道静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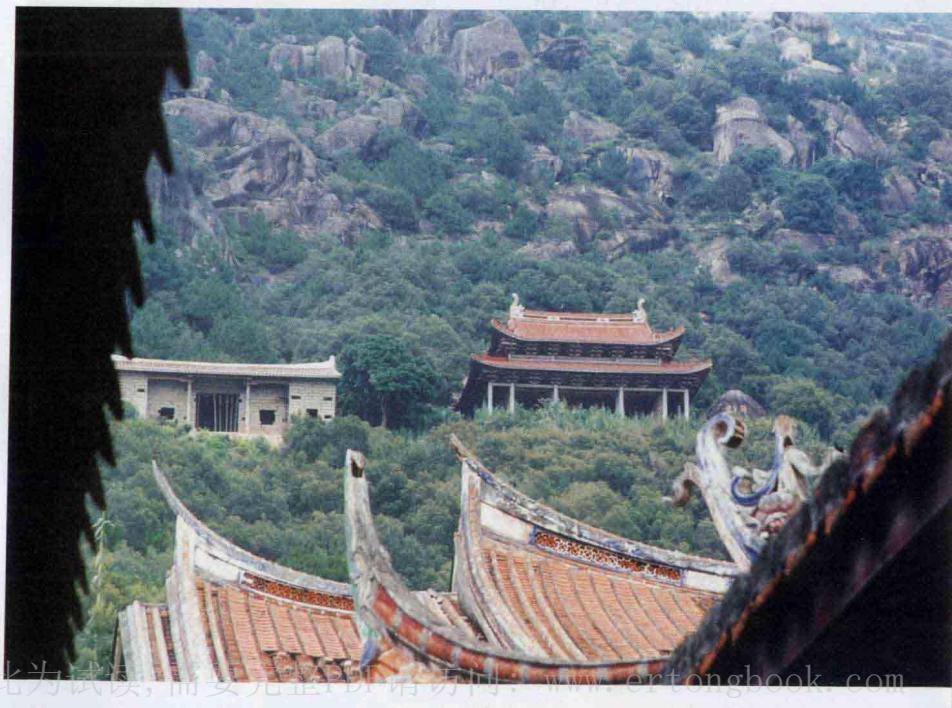
大雄宝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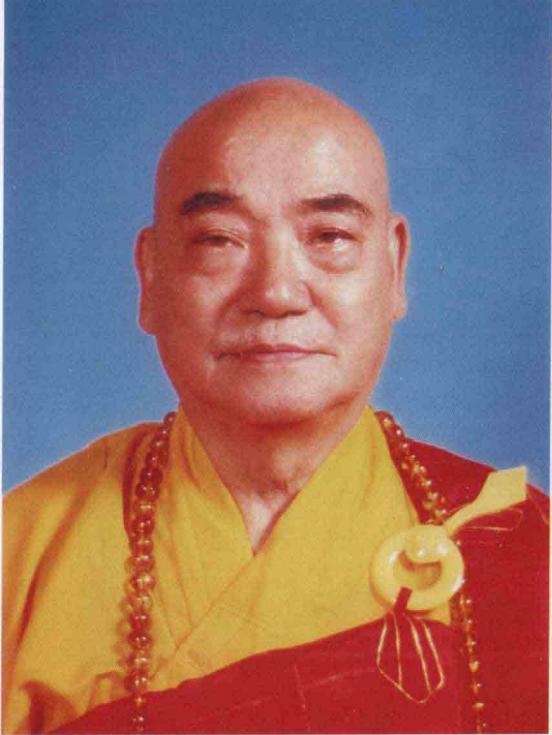
徐学仕 摄



新增建的后山祖师殿

许道静 摄





寂晃老法师法相

黄继芳 供稿

囊山僧众在法堂举行佛事

许道静 摄





明代铸造的准提菩萨铜像

萧伟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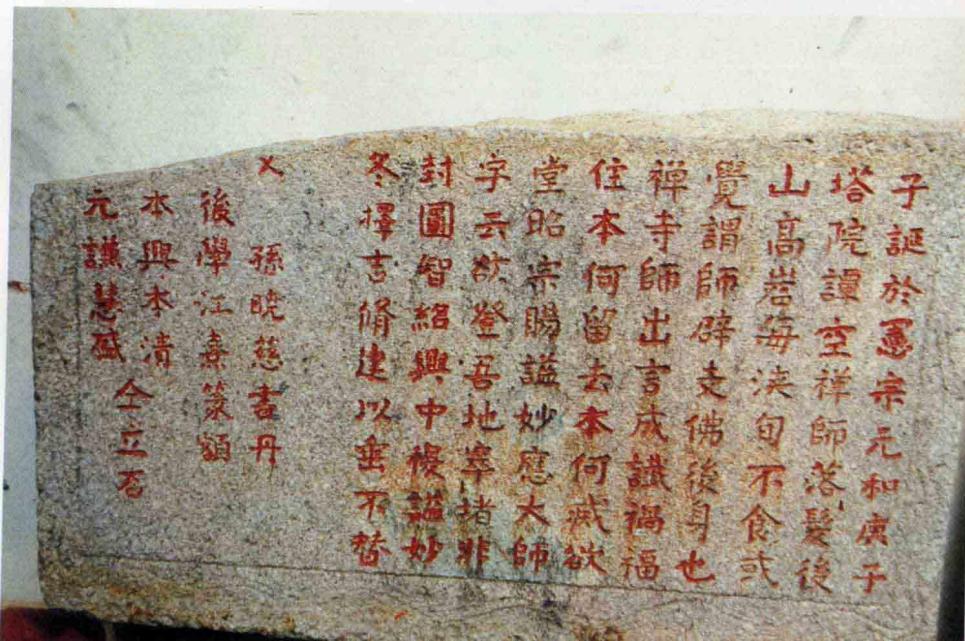
北宋刻造的大石槽

徐学仕 摄



仅存的妙应祖师塔半截碑石

许道静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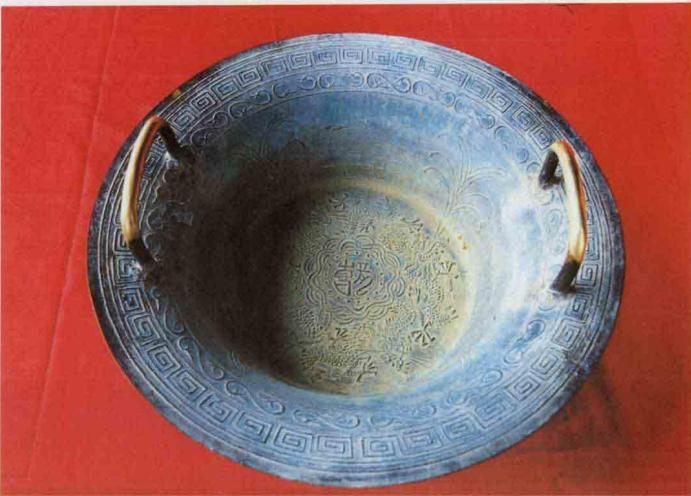


古囊出土的公元前“瓦砚”
许道静 摄



明代铸造的铜炉
许道静 摄

明代铸造的
“如意盆”
许道静 摄





本书作者与寂晃法师商谈《古囊名刹》出版计划

萧伟 摄

八十三岁的寂晃法师回梓弘法重登辟支岩

何振宇 摄





“伏虎岩”新貌

陈宝柱 摄

寂晃法师创建的马来西亚妙应寺

黄继芳 供稿



序 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历经五个世纪之长期流行发展，及至隋唐之世出现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中唐禅宗崛起，晚唐大盛，成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之一。

禅宗以“禅”命宗，乃以禅定概括佛教之全部修习而得名。初祖菩提达摩禅师所传之“如来禅”，称为教外别传的“心宗”，乃以释迦牟尼佛在灵山法会“拈花宗旨”为依据。这一微妙法门在西土共传 28 代，至达摩为止。梁普通年间（520—526 年）达摩西来为东土初祖。他在嵩山少林寺，内以密付为印，外以衣钵为信，次第传承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共六代。其间传至五祖弘忍之世，座下众多弟子以慧能、神秀为最著，二人分创“南顿”“北渐”二派宗旨，世称“南能”“北秀”。六祖慧能大师所创“直显心性”的南宗“顿悟法门”，后来弘传极盛。

南宗传有南岳、青原两大支系。福建佛教禅门南宗，肇始于南岳下第一世马祖道一禅师传来。明·永觉《建州弘释录》云：马祖入闽“居建阳之佛迹岭，时闽中诸释久滞权渐，忽闻顿旨，翕然趋向。甘泉志贤、千顷明觉实首依

之，卒成大器”。因此，“七闽禅学，实师（指马祖）为之肇云”。是时约于8世纪中叶；“七闽”古指福建与浙江南部一带。马祖后往江西开创丛林，聚徒说法，法嗣弟子有怀海等百余人，各为一方宗主。后来怀海又在洪州百丈山接化，制定《禅门规式》（即《百丈清规》），南宗由此大盛。

南岳下四世文矩（后赐封“妙应”）禅师，正是在南宗禅方兴未艾的极盛时期，创建囊山慈寿禅寺。古刹千年，沧桑几度，盛衰多变，废兴更迭，然而从来未改其为十方选贤丛林性质。溯自唐代妙应祖师开山以来，历代法门龙象辈出，慧灯不绝：开祖之下更有五代悟真住持，竭力尽心，嗣承道业；北宋本道、僧宏、戒香诸禅师，相继兴寺安僧，功德难量；南宋祖贤、宗超、德秀、觉初、汝明、立坚、守惩等诸古德，参悟禅机，弘扬佛化，住持香刹，作众楷模；元有深公，继绝兴废，行愿无尽；明有湘江、永清、一行、连城、常列等诸先贤，恢宏梵宇，功绩巨大，劳苦高深，足垂千古；清至近代有永陵、通源、源智等诸名僧，劝化创业，中兴祖道，宏开法戒，丕振宗风。犹有法名功绩尽皆付诸阙如的历代名僧硕德，湮灭无考者难计厥数。

史载妙应祖师精通地理之学，善相地脉，著有《博山经》传世，惜乎后世佚失。他所择之禅林福地，背列囊峰耸秀，洞壑幽深，林木蓊郁，漫山苍翠。宝刹建于古囊南麓，梵宫胜景，名实相宜，是故古今著闻遐迩，蜚声中外。然在唐时犹未开山之前，林海茫茫，樵人绝迹，祖师独栖岩穴之中禅修多时，情若效法本师释迦如来出家后之六年苦行。九座智广禅师看他苦修志行之卓异，称其为“古辟

支佛也”，岩洞因而得名流传迄今。一从“辟支佛”再世于古囊福地岩栖苦修，后来又创建宝刹，古囊于是擢升为名山。自唐末五代及至宋时，法运长启，梵宇恢宏；其同时而经筵宏开，佛子毕聚，远近参礼善信云集，信施山积。然而巍巍禅苑，既是因缘所生，岂无异灭之时？宋代迄至于今，几番衰颓而濒于毁废姑且不论，北宋之末“三经于火”，朱明之世三度人为劫难，梵宫先后六次几成废墟，幸而每次终于重建，只是寺宇规模大小不同，此皆历次复兴之殊胜法缘俱足使然！迨及本世纪 60 年代之“文革”浩劫，只道法缘已尽，名刹难免化成劫灰；岂知十年之后因缘一变，“时过于斯，否终则泰”。我在海外闻情，顿似喜从天降，联络海涵、悟丹等诸旅外道侣，同罄体资，共图兴复。修建工程几易寒暑，古刹焕然重光，丛林面貌一新，遐迩称善，缁素同欣！

达摩祖师初传无我的“如来禅”法门，密以方便开发，自证“离文字”宗通。后来历代祖师口传心授之禅，称为“祖师禅”，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本，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之说。五宗七家，各立宗纲，彻证心源，却无有异，世代修学有成者甚多，文字典籍、著述、语录亦颇丰。因此，禅宗固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然亦有其经典论著为依据，并非空穴来风。质而言之，要在不可拘泥于经典论籍或执著文字。古囊禅林自开山及至宋代，无论是在禅宗典籍或各种方志文献里，至今犹存许多弥足珍贵之文字记述。其中不仅妙应祖师在生之化缘法迹在多部“灯录”与方志中相沿记载，而且唐末高僧义存禅师率徒参

礼囊山，上堂说法，称祖师为“三界外人”；宋之临济下杨岐支派名僧孤峰德秀禅师，在囊山传法多年，且宋之鼓山住持正凝即得法于时之囊山德秀禅师；南宋莆田人大文学家刘克庄，为两宋囊山众多古德名僧撰写传记、塔铭与颂诗；各级方志所载囊山历代名僧功绩；等等。此外，犹有相传宋元而至明清之间，历代僧俗文人所书碑记、寺史、名高僧传记与语录诗偈等大量文字史料，而今俱佚。呜乎，寺之衰废可以重兴，前人文字之佚焉能复得！

今有莆田杨美煊居士，早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从事社会文化工作数十年间，潜心于八闽佛教史之研究。他在许多年前便发心要写一部古囊史书，先后查阅佛教经录、传记、宗系、纂集等各部卷帙颇多之典籍，以及八闽各级方志与有关文献等，搜集大量资料，凝聚多年心血，终于写成《古囊名刹》一书。全书撰文叙史，古今兼容，对古囊历代法运盛衰，梵宇沿革，考据甚详，记述亦精。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矫正前人不少讹传与书述之误。例如1956年沁山撰刻而今立于寺内左廊的《囊山慈寿禅寺历代中兴碑记》云“迨元朝丁亥年，寺宇三经回禄”，现据杨居士考诸方志记载，乃是宋景祐后“三经回禄”之灾，碑记所书时间明显差误两百五十年许！类此正误之例尚有数处，堪称难能可贵；而全书资料之翔实丰富，价值之显然巨大，更是不可胜言。

此书拟将付梓之时，杨居士恳我为写序文，以弁书首。作为小时长住囊山并当过多年监院的我，浏览全书文稿，对古囊宝刹之千载沧桑，遐思不已，感慨万千！然我又想，历

经千年多灾多难之古囊名山，今日能有史书传世，法缘殊胜，功德无量，于是会务、缘务固忙，我亦欣然抽空执笔略述以上所感，是为序。

释寂晃

1998年（佛历二五四二年）1月序
于马来西亚妙应寺丈室

序 二

我是一个在莆田土生土长的读书人，是兴化平原上的壶山兰水哺育了我，是“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文献名邦”教养了我。我爱家乡，因为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亦歌哭于斯的土地；我更为家乡骄傲，因为在这块土地上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湄屿潮音”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在为远航的亲人祝福；“东山晓旭”映照着林龙江对“三教合一”执着追求的身影；“夹漈草堂”仿佛还听得见郑樵“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的读书声；“白塘秋月”留下身为布衣、心忧天下，毅然捐家举义北上抗金，晚年又为家乡人民筑堤修路垦田造桥成就无量功德的“乐善之士”李富的足迹；“木兰春涨”永远歌颂着钱四娘、李宏等人在莆田开发史的关键时期，选择兴化南北二洋的咽喉部位，筑陂修堤，泽及万代的丰功伟绩；“壶山致雨”则在为“书生守志誓难移，惟有丹衷天地知”的民族英雄陈文龙叔侄默默洒泪。还有“以农家子举进士，名动京师”两知福州、两知泉州为世人留下万安桥与《荔枝谱》的蔡襄；“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学贯古今，文追

《骚》《雅》”的南宋爱国诗人刘克庄；“助王审知主闽，使闽人三十年不罹兵祸”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不畏权势，实心办事，直声振于畿辅”号称“天下有司第一”的彭鹏，等等，等等。我们还不会忘记，和洞山良价一起开创佛教禅学曹洞宗的本寂禅师，他也是一位莆田人。在《宋高僧传》介绍这位禅师时，是这样来形容当时的莆田的：“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焉。”这就是我的家乡，这就是我家乡那璀璨辉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这块小小的土地能这样地群星灿烂？为什么这块小小的土地竟能养育三百万的子民？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三百万人民竟然那么长时期地操着一种据说是大唐中原古音的兴化方言，而且还将这种方言带到他们去移民、去开发、去经商务工的海内外每一处城镇！要知道，莆田北距福州100公里，南离泉州90公里，而且三地之间既无高山峻岭更无大河深谷的阻挡。莆田尽管在地理位置上偏处东南一隅，但她的山川形势绝不是封闭的，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内涵？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地理、人文文化是先进，因而具有超强的生命力；抑或是落后，因而保守的顽固不化？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是此消彼长，在不断的碰撞中前进？这种文化既然造就了肯吃苦、好读书、爱打赤脚的莆田人，那么在改革开放大潮澎湃的今天，她又将重塑出什么样的莆田人新形象？这是每一个热爱家乡的莆田人都会思索也应当思索的。

虎年春节，是我离开家乡赴省城任职后的第一个春节，念及今后流连家乡山水的机会不多，特与诸位友人重游囊